**人人都要那隻蘋果**

 說起來，引起特洛伊戰爭的罪魁禍首，應該算到最懂攪局的艾瑞斯 (*Eris*) 頭上。在男人互相殘殺之前，她先挑撥出了一場女人之間的爭戰。而艾瑞斯之所以最懂得攪局，就因為她對女人的弱點瞭若指掌。這位別號叫做『紛爭』的女神，是戰神的妹妹，一向清楚地知道要在人類非理性的領域裡，挑動那一根神經，才可以引起最強的共震。要引發女人間的互鬥，最有效的，就是論斷她們的容貌。只要扯上了的容貌，女人會百分之百地表現出激烈的奮不顧身。這與智慧、學識、社會地位或是財富都無關。女人即使坐擁天下最大的權勢，取得天下最深的智慧，一旦提起自己的容貌，都將不約而同地退回到最原始與最本能的焦慮之中。

 話說那年眾神共赴斐利爾斯 (*Peleus*) 與賽蒂絲 (*Thetis*) 的婚宴，所有男神女神都得了請帖，唯獨就是艾瑞斯沒有。一氣之下，她決定使出製造紛爭的看家本領，前去大鬧一番。在眾神酒酣耳熱之際，她突然對著杯盤狼藉的餐桌，丟出了一隻金蘋果。

如她所料，會場頓時大亂，在場的所有女神立即不顧一切地撲向了那隻蘋果，也顧不了自己身上穿的漂亮晚禮服，或是宴會上該有的矜持禮議，更不用說是在搶奪中打傷其他的女伴了。這倒不只是因為女人對蘋果有著某種天生的偏好 (你看夏娃不就為了蘋果引出了世人的罪惡)，而是因為艾瑞斯丟下的這隻金蘋果不是普通的蘋果，這隻引起風波的金蘋果，上面寫著這樣的字句：『給世上最美的女人』。

艾瑞斯完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放眼會場，拖拉著晚禮服、打散著頭髮拼命搶蘋果的，竟然也包括了最有權勢的赫拉 (*Hera*)，最有智慧的雅典娜 (*Athena*)，以及最懂得愛情的艾芙黛蒂 (*Aphrodite*)。然而這些超凡的女神，在愛美的虛容面前，卻完全喪失權力與智慧所能給予的支柱，竟無異於其他大小女神，都拼命地要做世上最美的女人。

下面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了。胆小的宙斯怕觸怒任何一位女神，於是選派年輕英俊的派瑞斯 (*Paris*) 做為選美的裁判，在赫拉、雅典娜、艾芙黛蒂三位女神中選出最美者。而在三位急切的女神所給的賄賂──赫拉應允使他成為最有權力的人，雅典娜應允使他成為最有智慧之人，而艾芙黛則應允給他世上最美的女子── 中，派瑞斯毫不遲疑地選擇了艾芙黛蒂，而與特洛伊的有夫之婦海倫私奔，引起了希臘與特洛伊之間長達十年的戰爭。

看來，在美女的前提下，男子也不見得強過女子，女子拼命要做那世上最美的女人，而男子一提起天下最美的女人就可以不要智慧也不要權勢。其實派瑞斯要是能夠維持冷靜，稍稍用他尚可的智商，也可以算計出選擇赫拉而成為世界上最有權勢之人，不就是得到世界上最美麗女子的手段嗎？顯然在美色的誘惑下，他看不到這一石兩鳥的策略。

雖然我們都了解，女人的美貌可以暫時癱瘓所有男人與女人的理智。但是赫拉和雅典娜──尤其是雅典娜──與其他平凡的女神一起搶蘋果的鏡頭，還是令人非常灰心的。這似乎證實了所有兩性平等的講話都是徒然。女性對容貌的心結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就算爭取到了權力，自修到了智慧，到了節骨眼上，女人所真正要的，還是對自己美貌的認可。也無怪乎要討女人歡心──不管這位女子是總統還是大學校長──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對她的容貌多多獻上諂媚之辭，同理推之，打擊女人最有效的利器，就是說她長的醜，此語一發，這位女子──不論她有多少的權勢或多少的智慧──必定立刻瓦解，她不僅即時心碎，並且會非理性地覺得自己真的一無價值。

李敖就曾在台灣的立法院上做過這樣的示範。在一次辯論中敵不過另一位女立委時，他就使出了這項利器，而在大庭廣眾之下大聲說那女立委長得很醜。而如我在上文所預言的，這位女立委聞言立即崩潰。她不但不能學習某位男星涎著臉說『我很醜但我很溫柔』 的榜樣，不動聲色地說 ：『我很醜，但我比你有理』，這位女委竟然立刻變得自怨自艾起來，還說那天她只是沒有把頭髮打點清楚等等，儼然像在為自己的不美抱歉。

也許我們不該太苛責這位女立委，倒底連赫拉那樣有權勢、以及雅典娜那樣有智慧的女神，都曾為了一隻金蘋果，而不顧尊嚴地與眾小女神扭打成一團。不過台灣立法院的這齣鬧劇，好像卻超過了理智『暫時』 的癱瘓。那位女立委的丈夫竟在事發的第二天站出來和媒體講話，倒不是遣責李敖的野蠻，卻是告訴眾人自己覺得妻子很美。頓然間，這位女立委的美醜成為了議題的中心，卻沒有人想到要制約那位在立法院裡撒野的人。可見女子美貌這個議題所暗藏的殺傷力，並沒有因為特洛伊戰爭的教訓而終止。它的顛覆性與震撼力是如此之強，以致我們會離譜地無視李敖的囂張行為，卻專注地討論一位女立委的美醜。也無怪乎我們的社會裡至今仍充斥著那些只能一度空間地以容貌來衝量女人的男人，在辯論上爭不過女人的時候，他們或說那女人長得醜 (因為在他們的心中，敢與男子論長短的女人都是醜惡的巫婆) ，或是自比孔老夫子，而清高地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愛美本是無可厚非之事，難道智慧女神雅典娜不應該期望自己是一個又有智慧又美麗的女子嗎？或說那使眾神之父宙斯嚇得發抖的赫拉，不應在權勢之外也嚮往美麗嗎？問題在於多數女人所追逐的美麗，並不是自我內在所印證的美麗，而是永遠需要他人認可的美麗，尤其是要被男子認可的美麗 。面對自己是否美麗的問題，女人永遠沒有安全感，因為她們所仰仗的是來自外在的認同，所以她們會那樣惶惑不安地時時需要別人的肯定。白雪公主那位美麗的繼母，對自己的美麗是如此地不放心，所以需要不厭其煩地拷問那面鏡子，只有不斷地聽到自己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她才能安心渡日。當那鏡子說出了白雪公主的名字時，皇后頓然失去了生命的意義，而必須對白雪公主使出殺手。

無法擁有來自內在的、對自己美麗的自信，女人才會不斷地需要那隻金蘋果，那面鏡子，甚至像李敖那種男子的讚語。

恆久依據外在價值的存在，是一種物化的過程，也就是將自己從一獨立自主的主體，轉變為一永遠要憑恃他人定奪的客體。女人需要他人肯定自己美麗的訴求，亦是這樣的一種交出主權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她們不能自控地追求著那隻金蘋果、那面鏡子、或是她們其實並不怎麼尊敬的男子口中的讚辭。其所造成的結果從可笑、不堪、到恐怖──平日事事幹練的女委突然變得囁囁嚅嚅不明事理，美麗的皇后成了謀殺罪犯，充滿智慧的雅典娜愚蠢地去搶那選美的后冠，憤怒的赫拉為了復仇挑撥出了特洛伊戰爭中種種的苦難。

值得慶幸的是，女人也有覺醒的時刻。物極必反，在這令人沮喪的宿命論的籠罩下，女子的智慧之光偶能穿透那密佈的烏雲，把『女為悅己者容』 的迷思改寫成充滿自我尊嚴的『女為己悅而容』。以打獵及野外活動著名的女神戴安娜在另一則神話裡，就為女性做了最徹底的復仇。

奧偉德 (Ovid)《 變形記》 (*Metamorphasis*) 中，戴安娜不但沒有迷惑於稱讚她美麗的言辭，還把那有眼無珠只把她當成愛慾對象的阿克頓 (*Actaeon*) 變成了一隻鹿，讓他被自己餋養的獵犬追逐，最終被撕成碎片。阿克頓在森林中看到了裸浴的戴安娜，而像多數的男子一樣，他只把戴安娜看成是滿足自己慾望的女體，而看不出她其實是一位勇武的女獵人。在文學上，阿克頓從此象徵著被自己慾望吞噬的悲慘後果。他其實是漠視女子靈魂的反面教材，是對那些只見到女子外貌的美醜，而見不到女子內在才華的男子的一種警示。

戴安娜的絕決，帶給我們一絲希望。女子對自己美貌的沈溺並不是無可救藥的。當她意識到自己已被變為一個物件時，──即使那可能是對她美貌的肯定──她仍能有著足夠的智慧，採取反擊，所要攻擊的不只是那男子，也是永遠要依恃男子的自我。而被變形的，並不只是阿克頓的外在，更是女神自己的內在。